

忠于你的生命

“忠于你的生命,注意一下这一去不来的日子,春天时对花赞美,到了秋天再去对月光惆怅吧,一切皆不能永远固定,证明你是个活人,就是你能在这些不固定的一小点上,留下你自己的可追忆的一点生活,别的完全无用!”这段话出自《沈从文妙语录》一书。

“忠于你的生命”,何等好的话语。当灵魂在体内时,我们还算忠于自己,而当灵魂逸出身体之后,生命就变成了工具,为卑微的欲望而屈辱地蠕动着。

好多人已经熟练地把自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欲望取代灵魂成为个人的主宰。忠于自己的欲望,其实是很多人的做事原则。

“一去不来的日子”,点明时间的特性,我们只是逝川里的一滴水,转瞬即逝,快得连一丝痕迹也留不下。

而奇怪的是,俗人总是在为同样不能抓住的未来积攒财富和权势,对未抱有看魔似的热情,从而忽略了人生的每一个瞬间,盲目地期盼一劳永逸的未来。这样的人生,

是慢性自杀型的,是以不死作为心理依据的。

沈从文的话,其实也是道家所说的方生方死,流动不居,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才要注意每一个点上的价值。你活在一个个点上,无数瞬间绽放留下的印痕,才是真生命的足迹,回首往事,那些串起来的印痕就是你生活过的一切。

沈从文教人证明自己的生命的存在,在于他感知到时间的无情、生命的本质。

“春天时对花赞美,到了秋天再

去对月光惆怅吧。”这是真的人生态度,他不喜欢哀怨,而是以饱满热情投入人生,顺应生命的内在节律,体会、欣赏、愉悦自己,在全身心的投入中感知生命的美好,不考虑死亡的问题,因为你无从把握它。病态的人生充满了哀怨,看似珍惜时间,实则乃因为恐惧死亡。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咀嚼,并不能带来任何有用的东西。“别的完全无用!”近似棒喝,但人们更多是在恐惧中度过人生的,对“无用”——琢磨功名利禄和生死转换——的不舍荒废了多少

人生匆匆,我们错过了多少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里,一位男子用一把小提琴演奏了6首巴赫的作品,共演奏了45分钟左右。他前面的地上,放着一顶帽子。显然,这是一位街头卖艺人。

这位在地铁里卖艺的小提琴手,是约夏·贝尔,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演奏的是一首世上最复杂的作品,用的是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

在约夏·贝尔演奏的45分钟里,大约有2000人从这个地铁站经过。

大约3分钟之后,一位显然是有音乐修养的中年男子,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了几秒钟听了一下,然后匆匆地继续赶路了。

大约4分钟之后,约夏·贝尔收到了他的第一块美元。一位女士把这块钱丢到帽子里,她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

6分钟时,一位小伙子倚靠在墙上倾听他演奏,然后看着手表,就又开始往前走。

10分钟时,一位3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但他妈妈使劲拉扯着他匆匆忙忙地离去。其他几个小孩子也是这样,他们的父母全都硬拉着

自己的孩子快速离开。

到了45分钟时,只有6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大约有20人给了钱就继续以平常的步伐离开。约夏·贝尔总共收到了32美元。

两天前,约夏·贝尔在波士顿一家剧院演出,所有门票售罄,而要坐在剧院里聆听他演奏同样的那些乐曲,平均得花200美元。

其实,约夏·贝尔在地铁里的演奏,是《华盛顿邮报》组织的一次社会实验。过后,该报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内,我们能够感知美吗?

二、如果能够感知到的话,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

三、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可天才吗?

最后,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用世上最美的乐器来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如果我们连停留一会儿倾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中,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他东西呢?

(摘自《新京报》和光同尘/文)

往日生活很低碳

“低碳生活”,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常挂在人们嘴上。其实想想看,眼下有几有孙的人们,几十年前过的还不都是低碳生活?衣服面料是棉质品,骑自行车出门,用淘米水浇花,打酱油拎个瓶子,买蚕豆酱自带瓷碗,出门口袋里装着手帕,星期六义务大扫除……只是当初没有“低碳”这个词罢了。

竹篮,陪伴我们长大。洗衣装菜,摘豆采茶,买货打猪草,都离不开它。儿时印象中,走亲戚,母亲总是在竹篮子里装上火果、鸡蛋或糕点,再在上面盖上一条好看的毛巾。

那个年代,网兜几乎是每个家庭居家过日子生活必需品,虽不起眼,用途极广。出门能装简单的行李,到菜市场买菜,去商店购物,揣在口袋里很方便。它容易清洗,可反复使用。

在读初二时,放暑假回家,我特地从体育老师那里借来一个篮球,用网兜装上挂在背后,嘴里不时吹着口哨,一路招摇回到家,引来许多伙伴的眼热。中专毕业,分配到家乡中学任教。我用部队

的背包带将被褥捆扎好,脸盆、衣服、书籍等用品全装在一个大网兜里,这是一个用粗棉线编织而成的网兜,装的东西多,也很牢固。

往年春节前夕,各家各户都要杀几只鸡鸭过年。拔下来的鸡毛鸭毛,母亲从不随意丢掉,而是捏成一束,放在矮墙头上晾着,等待货郎上门。鸡毛鸭毛可用来沤肥,松土肥地。可人药的鸡肫可以用它从货郎那里换糖果吃。货郎挑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上门收购诸如牙膏、废电池、橘子皮等,姑娘嫂子用它换来针头线脑。

那时到食品站买肉,都是用稻草扭成绳子捆扎。扯几尺布或买双鞋,也是纸绳一捆。糖果、点心,都是用纸袋包装。早年间月饼顶多就是打个蒲包,后来发展成了纸匣子。现在可不得了,几块月饼装在精美的铁盒里,再套一个大提袋,价格高得怕人。

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了,但为了后代,我们确实应该在生活方式上向过去致敬。

(摘自《北京日报》黄骏晴/文)

善待黑暗中的自己

每个周日,她会来咖啡馆看书。先是书店里书架上的书,最喜欢那套亦舒的小说。后来,自己带书来看,有时候也看杂志。与许多喜爱亦舒的女子一样,她穿素色的衣服,并非一定要棉质的,棉质的衣服常常显旧,但无不是舒适的面料,软硬适中。或者是宽松的裤子,或者是宽松的上衣,有时上衣与裤子都是宽大的,走起路来道骨仙风。

因为身材瘦小又留着极短的短发,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然而,她说自己已经28岁了,剩女一枚,“所以,周末无聊”。

起初,我以为她与许多泡咖啡馆的单身女孩一样,难免抱着邂逅某位适龄男子的幻想,后来慢慢发现,她对此毫无兴趣。无论谁与她搭讪,聊不了两句,她便将目光收回,投在书页上,完全不管这样做是否礼貌。久而久之,与他搭讪的男孩越来越少,他们说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

她似乎特别享受被孤立。当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她的孤单,却又更显眼。她并不排斥旁人,她与闺蜜,却又总能成功地在自

己周围竖起一道无形的墙。每隔五六分钟,她从容地翻过一页书,书页轻轻地响动,像凌驾于喧嚣之上的一道神奇的符咒。

一次,我忍不住“技痒”,拿出情感专家的语气,委婉提醒她不要太过孤寒,虽然这样显得优雅,却难免给人冷冰冰的感觉。“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两个自己,如果你不喜欢黑暗中的那个自己,光明的那一个自己便是肤浅与无意义的。”她的话令我费解。

这姑娘书读得太多,走火入魔了,我不无同情地想。

一天,一位店员小妹兴冲冲地给我看她手机里的照片。照片上是夜店的舞台,一位浓妆的女子正在唱着什么,紫色的假发蘑菇云般盛开在头顶,豹纹紧身超短裙与黑色过膝皮靴塑造出曼妙的曲线,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两个伴舞的肌肉男。

“谁?”我漫不经心地问。

“就是总来看书的那个女孩。看不出来吧?不过,她唱得真好,也能说,比电视里那些主持人有意思,红得很呢。”我吃了一惊,拿过手机细看,还是无法将这两个

人放在一起。

她再来,小妹去搭话。她笑咪咪地端详着手机里那个与此时的她相距遥远的自己,用一贯慵懒的语气问:“喜欢吗?”“喜欢,就是太不像你了。”小妹说。

这个新闻很快在咖啡馆传播开来。不断有人出于好奇,询问她在哪儿唱歌,有男士甚至无轻浮地表示要去包场,为她送大花篮。这些,显然对她造成了困扰。第三个周日,她没来,之后的每一个周日,她都没有来。

她一定隐没于另一处咖啡馆,读自己的闲书,做自己的女王,虚度应该虚度的光阴,以平衡她的另一种生活。

并非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位酒吧歌手,尤其当她苦心经营出一个咖啡馆里读书女子的形象时,大约已经爱上了这个自己。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你无法正视黑暗中的那个自己,光明之下的那个自己便是肤浅与无意义的。我决定去看她的演出,告诉她,因为有了酒吧中的那个她,咖啡馆里的这个她才显得格外美好。

(摘自《中国青年报》文小羊/文)

人的生命。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最能打动人的话,他在打动女主人张兆和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们每一个读者的心。

“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跟前面那句“春天时对花赞美”一致,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做最适宜的事情,不说美丽,而用最好年龄。最好年龄即是自然之美,无与伦比的美好之态。

正当的感情,便是如此简单,且不容置疑。

两性之情只有在爱上一切美好东西的人的感情里,才令人神往。

“我动,我存在;我思,我明白一切存在。”

(摘自《广州日报》老愚/文)

大宴无味

道,鸡肉五道。下午三点半就开饭了,这么吃,想必是没什么胃口的。所谓钟鸣鼎食,其实也不过如此。

有一幅名画,叫做《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官员韩熙载请客吃饭的景象。大家都说,这画显示了贵族奢华的晚宴,多么多么靡费。不过,韩熙载靡费的可真不是吃的,他靡费的是家具和歌舞。有人仔细看过那张画,画上虽然人物众多,大家又作欣欣然状,但桌子上,只有四碟四碗,能看清清楚的吃的,只有柿子和类似糯米团之类的东西。

其实,在宋朝以前,吃宴席是很辛苦的。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没有椅子凳子。大家吃饭,主人坐在榻上,客人可就席地而坐了,要是和长辈、皇上吃饭,没准还得跪着。宋朝前后,椅子凳子开始普及,有由床榻简化而来的硬椅子,也有折叠椅子,和现在的折叠椅唯一的区别,就是把不锈钢管换成木头条,坐面

不是塑料海绵,而是绳子布带(就是马扎带靠背)。因为可以折叠携带,用的时候打开,四足相交,所以又叫做交椅。水泊梁山论资排辈,谁坐第几把交椅,那交椅不是蒙虎皮的大椅子,而是折叠椅。

吃饭不舒服,除了家具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规矩多。中国古代的贵族吃饭,很讲究规矩。因为当时请客摆酒,主要是为了祭祀。不过越往后流传,就越离谱。比如客来要敬茶敬酒也就罢了,甚至桌席规格也要与客人的地位相称。各桌上餐具不一样,菜数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就是为了分出人的层次、差异来。长幼尊卑,亲疏远近,搞得一清二楚,真不知道是排座次还是吃饭。清朝叶梦珠在《阅世编·宴会》中说,入席前要先敬酒,之后才能入座;大家按身份从左到右坐好,还要说客气话,作揖,这才能坐下。想必这样的饭是吃不香的。

《据《广州日报》老猫/文》

常回家看看

绑得像铁箍一样紧,他们老一辈说绑得紧小孩才不会走远。”

然而,随着我的成长转移到了广州,不可避免地,越觉得难以适应老家的生活习惯和节奏,越长,越觉得和老嗲疏远。

快二十年的分别,没有带走我的乡音,却冲淡了我对老嗲的感情和依赖,也模糊了老家在我脑海中的面貌。

我不知道嗲嗲戴的是金耳环还是银耳环,不记得嗲嗲喝茶喜不喜欢放花椒,也忘了通向老房子背后菜园的那条小路,坟地上、竹林里、池塘旁那些童年时踩下的脚印早已长满杂草,走在小县城新规划的大马路上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老家的春节似乎越来越令我不满,我讨厌整个寒假消耗在走亲戚、吃饭、闲聊八卦、祭拜祖先上,整日整夜的鞭炮声中我无法充耳不闻,老家雪融后泥泞、坑洼的路面总是迅速摧残我的新鞋……

但我忽略了在一次次摆脱不回去的背后,是嗲嗲那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身体一年又一年地衰老,是她从冬天睡觉前脱下一件又一件毛衣、夹袄时的气喘吁吁到走一百米就会心痛如绞、发昏腿软的变化……

我离开家乡时能担水、挑粪、采

丝瓜、摘茶叶的嗲嗲不见了,她在一点点、一滴滴被时间偷走。

我们忽略、屏蔽了嗲嗲对我们的想念,我们侥幸地在嗲嗲病重好转后长舒一口气,然后继续窝在暖春般的广州懒洋洋地迎接新年。

然而,就在这个没有回去的春节里,嗲嗲走了,再不等我们回去,再不会唠叨我多穿一件毛衣,再不会把好吃的积攒下来留给我,再不需要我的搀扶和我递上的热茶了……

我多么想痛哭一顿,我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嗲嗲,这根牵绊着我的线断得如此突然,列车三百里的时速也无法让我们在盖棺之前再看上嗲嗲一眼。她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只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甚至不敢去细想,多少次半夜梦醒,老嗲怎样坐对一室昏黑的空荡,想念她的小女儿和外孙女,而每每回想起某年我们离开时老嗲强作笑颜的脸上那双泛着泪光的眼,我都十分的无地自容。

此后的每一个春节,无论我身在何方,纵然我将从青葱年少、为妻为母,直到变成和嗲嗲一样的老婆婆,我都想泡上一壶放了花茶的绿茶,装一盘香脆的点心,来纪念我的老嗲……

(摘自《南方周末》尔末/文)

我有个朋友,退休后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充实快乐,但也常常累着自己。因为她是个珍惜时间的人,闲着就意味着浪费生命,每天都过得符合自己的期待才是不浪费,哪怕累也无所谓。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和单位签约时,会开玩笑地说签了“卖身契”。不幸被言中的人,确实感觉不到工作的意义,每天埋头做些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的事情,在自责、抱怨、无奈中度过每一个工作日。这个时候,工作似乎专门用来消磨时间,而这一切都是公司造成的。这样的抱怨听着很熟悉,说得很解气,但是你的时间真的是被公司拿走了吗?

你是自己时间的主人

曾经做过一个游戏,四五个人抱住一个人的胳膊、腿、腰,目的是不能让他行动,被抱住的人则要挣脱才算赢。力量对比很悬殊,但是结果令人惊讶,不论被抱住的是粗壮的小伙子,还是看上去文弱的小女生,只要有足够的坚定与坚持,最终都能挣脱束缚。这只说明一个问题,束缚不是来自外界,常常是自己套上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身体的主人。

谈到时间,同样如此。有些人总是抱怨工作无聊,也有人会抱怨在工作中不得不加无意义的班,但是如果问问自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留下来?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会发现,留下来的理由都比“不浪费时间”更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实是个人用“浪费时间”换取了其他想要的东西而已。

这正如同一个人进入一场游戏之前,一定是了解并承认了游戏规则才选择进入的,在选择时就已经决定了什么对当下的自己是更重要的,什么是可以舍弃的。当游戏开始时,如果觉得不喜欢,可以选择退出,单纯的抱怨只能让自己变得更无力,游戏也更无趣。所以,没有人真的能束缚你的手脚。当你觉得时间在被人浪费时,透过那个表面,去看看自己在其中获得了什么,然后再决定是甘愿待在原地,还是赶紧解套。无论是哪个结果,你都是自己时间的主人,有权为自己作决定。当然,如果在做选择前就能考虑得足够清楚,即使和自己的时间、精力有冲突,心态也会积极得多。

练好把握时间的内功

有的时候被浪费时间完全是个意外。例如为了配合项目,花了大量精力认真完成的工作,在向领导汇报时,却被告知因为情况变化不需要了。当头被泼一盆冷水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这时你多半会心生抱怨、怒火中烧,恨不能找老天爷评个理。虽然工作中类似的情况不多,但这几乎是最冤的无效劳动,遇到一次就终身难忘。

这种事谁都难以预料,当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在做一件事情时可以看到大致结果,所以才会去做计划,但是和计划配套的是对意外要有心理准备。因为生活中到处都可能遇到意外,大家对此心存恐惧,所以很多来做职业规划的人都想要个保险的、确定的职业发展计划,但是很遗憾,没有。越害怕意外就越想控制,过多控制带来紧张和不信任,常常让事情变得更糟。

工作中的意外的确让人不舒服,但抱怨之后,看看除了没得到预期的结果之外,自己到底有没有收获?相信认真完成一件工作,总会有所得的。比如感受了某种心态、认识或了解了一位同事、锻炼了一种技能,这些都是个人的财富。如果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发掘工作中的“含金量”,你就会看清一时的得与失,因为你练的是把握时间的内功。

发掘工作中的“含金量”

还有一种情况,你感觉公司拿走了自己的时间,也许是因为你对时间缺乏管理。例如,有个员工上班时就跟周围同事打招呼,说他今天很忙,没事别找他。中间他不断地接各种电话,也听到他告诉对方自己很忙,但他并没有放下电话的意思,依旧和对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

如果这种状况只是偶尔发生,我们可以体谅工作和生活需要一些适量的弹性。但如果出现的几率很大,就说明你的时间管理出现了问题。建议你吧“如何利用一天”详细记录下来,分析合理性,列出新的工作计划表,根据更合理的进度安排工作,直到养成习惯。

也许很多人都有理由说出这句话:当有情绪时,一时的抱怨无可厚非啊。但你一定要想清楚,别人是怎样拿走你的时间的?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也未必每个人都愿意思考全部的问题。

曾经有人问催眠大师吉利根,成为一名大师需要多久,他回答说大约需要一万个小时,提问的人说这太难做到了。于是吉利根说一万个小时听起来很吓唬人,一些人就算算了干脆不要干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大师,因为真正的一万个小时的训练在于生活之中。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花时间训练自己看电视,训练自己抱怨,让自己在酒吧耗上一个晚上,但你也可以用来训练自己。这样的话你很快就会到达一万个小时,成为所在领域中的大师。

不愿浪费时间是件好事情,说明你想成就自己。借吉利根的话来说,成就自己的训练是在所有的工作生活中,包括“被浪费”的时间。所以无论现在的状况怎样,你都可以利用工作中给你的所有,并且学会选择如何利用,你被浪费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握在你手里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多。

(摘自《中国青年报》杨开/文)

谁也不能拿走你的时间

2013年“税收在我心中”手抄报大赛征稿启事

一、主办单位:
信阳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二、手抄报大赛主题:

“税收、发展、民生”

三、参赛范围:

全市中小學生

四、大赛作品要求:

1.作品尺寸:8开,作品必须是手工绘制制作;

2.每幅作品须在背面写明作者、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3.所有参赛作品不予退还,主办单位享有永久非商业免费使用作品的权力。

五、大赛截稿日期:

2013年4月20日

六、参赛作品邮寄地址:

信阳淮河南路经典花园6号楼地税直属分局综合科(宣传月稿件)

七、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20名,参与奖若干。

八、大赛联系人:

黄女士

电话:0376-6219208-6030

手机:13633977775